

883943

柏

杨



釜

古

录

柏杨鉴古录

● ●
牧惠 选编

湖南文艺出版社

柏杨鉴古录

牧惠选注

责任编辑：谢柳青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长沙市天华印刷厂印刷

•

1988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 7.5 插页 2

字数：140,000 印数：1—16,800

ISBN7—5404—0336—1

I·267 定价：2.30元

前 言

近十年我曾两次去过厦门。在鼓浪屿，可以同台湾那边遥遥相望，有一次还听到那边大喇叭的广播声；可是，讲一句套话：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依依一水把我们隔开了。对于台湾的情况，特别是台湾同行的情况，所知极少。我写杂文，近两年还同严秀、弘征一起编杂文选集，于是才设法多少了解到台湾杂文家的零星情况，读到他们作品中的一部份。可以这样说：尽管表达的方式不同，一些问题的看法未尽一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则不是），但是，我们之间的共同点也不少。因此，我们曾经设想，是否可以大陆的读者编辑柏杨、李敖、龙应台的杂文选集。

但是，碰到的困难却不少。其中之一就是他们的书难得找齐。以柏杨先生而论，据我所知，他总共出了大约二十六本杂文集，到现在为止，我通过各种渠道读到的仅仅近半。不读完这二十六本，怎能叫“选集”呢？但我们仍在努力。在这当中，我们还读到柏杨先生的另一些作品如小说等等，其中有一套现代语文版的《资治通鉴》。据预告将出三十六册，现在似乎还没出齐，但前十二本是看到了的。

说来也真巧，当柏杨先生在绿岛度过他九年零二十六天监狱生活的同时，我有八年在滹沱河畔以另册身份边劳动边接受审查；他在那里研究中国历史，我也在干校读《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中的一部分外加一些野史笔记。这种“不约而同”，自然增加了我对现代语文版《资治通鉴》的兴趣，于是越出了找寻杂文的范围，把到手的十几册通读了一遍。

听说香港有刊物对柏杨先生的译文质量有所批评。既然是那么浩大的工程，一些失误恐怕是难免的吧？我不是专家，在这方面不想妄加评论。在我来说，对于这套书是读得满有兴趣的，特别是他在这套书里长长短短的冠以或不冠以“柏杨曰”的评语，我觉得，把它们当作杂文读也未尝不可。它应当是柏杨杂文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这些评语中，象在杂文里所表现的那样，他对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所带来的种种弊端一有机会就加以抨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很可能会有人不同意他这些评语中的这一段、那一段，或者甚至完全反对。我觉得这是正常现象。柏杨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他有些评语当然可以挑剔，甚至可以说是根本错了；但是，柏杨是一个爱国者，他的分析，是他认真观察社会和考察历史得出的成果，至少是很有参考的价值的一家之言。

《丑陋的中国人》的出版和一些评论导致人们一个印象，似乎柏杨全盘否定中国文化，认为中国从古至今一无是处，其实这个印象未必准确。《资治通鉴》的这些评语有助

于改变这种印象。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中国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柏杨不仅有所批判，而且同时也是有所肯定，有所表扬的。他认为，“蔺相如先生的容忍能力可贵，廉颇先生的反省能力和弥补过失的能力，两千余年后的今天，我们的敬意，历久弥新”；他不只一处表扬刘邦“决不‘死不认错’”，因此，尽管刘邦很多毛病，也非“天纵英明”，却仍可称得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之一”；他讴歌敢于向“礼义圣乐训勉，风俗习惯确立，教化完成”的当权派挑战的侠义，称他们“是人类灵性不死的唯一火苗”；“是一个民族的白血球或防腐剂”；他歌颂张骞和郑和的冒险精神和发现新世界的丰功伟绩，称他们为英雄人物……翻译《资治通鉴》，在指出作者司马光的保守立场同时仍肯定它是“伟大的文化产品”，这本身也足以说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绝非虚无主义者。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今和古的联系无法割断。今天存在的一些消极现象可以在漫长封建社会专制愚昧的统治中找到它的根须，同样，今天一些优良的东西也同对传统的继承有关。柏杨先生的这些评语，往往从古直指到今。柏杨先生离开大陆近四十年，他的评论（包括我所读到的杂文）极少涉及大陆；但是，既然来自同样的根须，这些评论对生活在大陆的我们自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因此，我以为，把他的这些评语整理出来提供给读者，或作为杂文读，或作为史论读，都大有裨益。于是抽闲剪剪贴贴，加上一些帮助《资治通鉴》不在手头的读者理解的按语和必要的小标题，就成了现在这本书。以后，如果有必要和可能，还打算

编下去。

至于取舍是否得当，按语有无谬误，就有待于读者和方家的教正了。

牧 惠

一九八七年国庆

• 北京沙滩 •

目 录

前言.....	1
维持现状的正名说.....	1
才与德.....	6
两种不同的反省.....	9
义利之争.....	11
“死不认错”.....	13
论楚怀王.....	15
儒家与纵横家.....	17
端架子的齐湣王.....	20
专制必然猜忌.....	22
法律的尊严.....	25
化友为敌.....	27
范雎夺权.....	29
麻木不仁.....	32
白起之死.....	34
评荀况论兵.....	36
出奇的“攻势”.....	39

郭开亡赵的“贡献”	41
鲨鱼李园	43
李斯的挖心战术	45
颂荆轲	46
秦始皇与万里长城	49
论冤狱	51
秦亡的原因	54
项羽其人	56
刘邦其人	59
张良修仙	63
跪	66
萧何建未央宫	68
“和亲”	70
贯高赞	73
王夫之论韩信	76
摇尾系统努力造神	79
“人彘”	81
族诛与连坐	84
诬以谋反	85
窦后姐弟相认	89
用人标准	91
贾谊的《治安策》	95
晁错之死	98
头脑落后于容貌的栗姬	101

董仲舒独尊儒家.....	105
黄河的人祸.....	107
“溢”.....	111
侠.....	114
张骞的丰功伟绩.....	118
李广不得其死的疑案.....	120
整人术的新发展.....	122
官场，世界最黑暗的角落.....	124
皇帝出游，庞大的蝗虫集团.....	126
酷吏，残忍的合法凶手.....	127
腐刑皇帝刘彻.....	129
专制的一种特产——“巫蛊”.....	132
汉武帝的功过.....	136
盐铁大辩论.....	139
法律服从权力.....	142
人不是“非人”.....	144
霍光的创举.....	147
可怖的无限权力.....	151
人到苦刑际，方知一死难.....	156
霍姓家族的覆灭.....	159
避讳——无聊的文字游戏.....	162
和稀泥制造假太平.....	166
可怕的文化刽子手.....	168
张敞杀絮舜.....	170

汉宣帝评儒·····	173
封闭性优越感·····	176
吹毛求疵·····	179
跪谏·····	181
孔子杀少正卯的流毒·····	183
论王昭君·····	186
白马王子一例·····	189
汉成帝的荒淫和兽性·····	191
无耻文妖·····	194
政策性冤狱·····	196
癌细胞之王刘欣·····	200
个人崇拜与道德崩溃·····	202
正史往往有失真相·····	204
为王莽讲公道话·····	206
丧钟都是自己敲的·····	208
赛胜的是与非·····	209
大汉天声·····	211
官阶与学问未必成正比·····	213
论王莽·····	214
人心思新·····	219
“仁义之师”的背面·····	221
浅碟子气宇·····	225
知识分子的奴性·····	227
刘秀不杀亲密战友·····	230

专制者决不欢迎批评·····	232
“清官”一例·····	234
权与法·····	236
圈圈之外的马援·····	239
中国文化缺点的三大来源·····	243
耿恭触关系网·····	244

维持现状的正名说

司马光先生从没有一本专书或一篇专文，完整地表达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立场。却在《资治通鉴》“臣光曰”按语里，陆陆续续，零零星星的，透露无遗（这是写给皇帝看的，所以称“臣光”）。当11世纪宋王朝宰相王安石先生正推行政治改革，以图拯救向死亡谷奔驰的宋帝国之时，司马光先生率领传统士大夫群，坚决抵制。结果改革失败，腐烂加速，半个中国，丧失在北方新崛起的金帝国之手。

在“臣光曰”中，可以充分看出司马光先生的意识形态，他有一种崇古的狂热和一种维持现状的固执。他关心官僚系统和大地主的利益，远超过关心君王的利益，更远超过关心人民的利益。我们了解他的基本态度后，才能了解他苦口婆心以赴的目的何在。

司马光先生最服膺的是孔丘先生的正名主义，我们解释正名的意义是：“是什么就是什么。”当选总统还没有就职，是“总统当选人”；就职之后，则是“总统”；下台摆地摊，则是“小贩”。而孔丘先生的正名，却往往是：“是什么偏不是什么。”或：“曾经是什么，就永远是什么。”楚

国早就是一个王国，头目早就是一个国王，可是《春秋》却咬定牙关，硬称楚国王是“楚子”，你不是说你是国王呀，我偏称你当初的封爵——“子爵”，盖你本来就是“子爵”嘛。这种胶柱鼓瑟式讲礼教，争名分的正名主义，在当时不过是为了对抗动乱的一种手段，然而，发展下来却成了一种政治意识。不切实际，而且把自己陷于一个被嘲笑的困局。

公元前5世纪20年代前478年，齐国国君（30任·平公）姜骛先生，跟鲁国国君（28任·哀公）姬蒋先生，在蒙邑（山东省蒙阴县）举行会议，二人见面时，姜骛先生向姬蒋先生叩头（8世纪之前，中国人席地而坐——正确的说，是坐在自己的小腿上，所以所谓叩头，只是深深的把头俯下。跟8世纪后必须屈辱的先行双膝跪地的叩头不同），这是所有礼节中最尊敬的一种。可是，鲁国国君姬蒋先生，却双手一拱，只作了一个揖。这情形跟现代社会交际场合，你伸出手，对手却不伸手，只微微的点一下头一样。姜骛先生跟他的随从大臣，都怒不可遏。鲁国宾相引经据典的说：“依照礼教的规定，国君见国君，不过作揖，国君只有见国王才叩头，你们怎么连这都不懂？”齐国确实不懂，不过不久就懂了。4年后公元前474年，两国国君又在顾邑（山东省范县）会盟，齐国早就准备妥当，届时一声令下，跳出几个壮士，抓住姬蒋先生，强迫他向姜骛先生叩头。这时礼教排不上用场，姬蒋先生只好叩头。齐国为这件事，曾编了一首诗歌：“鲁国人冥顽不灵，多少年都不清醒，使我们难以为情，他们死守着儒书，引起无谓的纷争。”

公元前5世纪20年代就成为笑柄的那种礼教，司马光先生不但用来评论同为公元前5世纪90年代的三家分晋，还在该笑柄发生1500年后的11世纪，拿到桌面上膜拜。

司马光先生是一位正统的儒家学派学者，竭力反对古代所没有的东西和任何改革现状的措施。他跟（宋王朝）皇帝赵项先生之间，有一段生动的对话，充分表露出这种思想。赵项先生曾问他：“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王朝，如果一直守着它第一任宰相萧何制定的法律规章，不加改变，你以为可以吗？”司马光先生回答：“当然可以，岂止西汉王朝可以，即令公元前24世纪的那些君王和夏商周王朝所制定的法律规章，一直用到今天的话，也都是完善的。西汉武帝刘彻改变祖宗的法，盗匪遂遍中国。汉元帝刘奭改变父亲的法，西汉王朝因之衰弱。所以，祖宗所制定的法律规章，绝对不可有任何改变。”

“祖宗之法不可变”

司马光先生的政治思想是一种狂热偏执的时代反动，跟鲁国国君（28任·哀公）姬蒋先生一样，只能把事情搞得更糟。赵、魏、韩三大家族，瓜分晋国，司马光先生断定，如果周国王不加封爵，他们自称为封国国君的话，那就是叛逆，遇到姜小白先生或姬重耳先生，就会兴兵讨伐。然而事实俱在，楚国头目早就自称国王，并没有人封他，那可是最早的和最典型的叛逆，而且跟姜小白先生姬重耳先生同一个时代，遇了个正着，姜姬二人敢给楚王国一耳光？对称“国王”的叛逆，都干瞪眼，怎么能预卜对不过称“国君”的叛逆，就动手把他干掉？封国林立下的国君们，他们自己互相攻杀，

大吃小、强吃弱，从没有人因为谁是国王加封过的“圣贤的后裔”而饶了对方的。怎么偏偏赵魏韩由于国王加封而没人敢碰？而且恰恰相反，碰他们的人可有的是，就在加封后第二年（前401），秦国就攻击魏国。

司马光先生还犯了举证的错误。周王国所以残存，不是因为他们国王遵守名分——仅只遵守名分，便可保持政权不坠，天下没有这回事。而是它太弱太小，不构成力量，而又有残余的利用价值。卫国比周王国生存更久，难道卫国比周王国更为美妙？至于子启先生之宁愿国亡也不愿当君王，不知道是听谁说的？史实是：子受辛先生以嫡子身份继承帝位时，根本没有人拥护庶子子启先生夺权，不是他不敢，而是他不能。犹如柏杨先生，不是我不敢当美国总统，而是我不能当美国总统一样。吴季札先生是另一种情势，他如果当了国王，才是遵守礼教，拒绝当国王，反而破坏礼教，盖老父下令兄终弟及，哥哥们都严格遵守，只有吴季札公然叛变“君”“父”，以致引起流血政变。

司马光先生这位儒家学派大师，所代表的儒家思想中，没有民主观念，更没有人权观念，只有强烈的维护既得利益阶层的奴性。他要求的是，人民必须安于被统治的现状。盖官位不可改变，名分不可改变；君王永远是君王，人民永远是人民，夹在当中的司马光先生所属的士大夫（官员）阶层，永远是士大夫（官员）。赵魏韩三大家族瓜分晋国，是一项可能促使人民惊醒的巨响，拆穿了礼教的和官位名分不可改变的奥秘。盖礼教、官位、名分，全部来自权力。姬

发先生如果不使朝歌（河南省淇县）“血流飘杵”，他和他爹姬昌先生，哪里来的礼教？哪里来的官位？哪里来的名分？当人民觉醒，了解礼教只是保护既得利益阶层的铁丝网，官位、名分自己可以争取到手时，士大夫才有真正的危机。司马光先生发现人民借着三家分晋这件事的启示，可能培养出独立思考能力，不禁又气又惧，遂在“臣光曰”中，要求皇帝政治干预，重建统治者和既得利益者永恒的权威。不过，连司马光先生自己，也不能坚守他的立场，《资治通鉴》中，对叛逆的楚王国头目，仍称“楚王”，不能称“楚子”：

按：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令擢升晋国的魏、赵、韩三大家族族长为诸侯，也即是从名分上承认了三家分晋的事实。司马光对此大不以为然，说三家分晋，周朝的天子不但不能兴兵讨伐，反而公开加封他们的爵位，擢升他们为封国国君，这是糟蹋名分，破坏礼教。